

中国艺术家年鉴

范扬

卷

中国艺术家年鉴

YEARBOOK OF CHINESE ARTISTS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范扬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家年鉴·范扬卷/陈子游主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39-4842-8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范扬—人物研究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9626号

学术编委 潘公凯 许 江 易 英 范迪安 陈传席
殷双喜 邹跃进 张子康 余 丁 陈子游

中国艺术家年鉴·范扬 卷

ZHONGGUOYISHUJIANIANJIAN · FANYANG JUAN

监 制 今日美术馆
总 编 易 英
主 编 陈子游
副 主 编 陆 虹 丁文卿
策 划 大观书屋
责 任 编 辑 金 燕
装 帧 设 计 林墨白 陈 旭
出 版 发 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 子 邮 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010) 84057691-99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9
图 片 350幅
字 数 1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842-8
定 价 16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录

学术推荐·

4

序·

6

两京行走·

11

写生纸上·

117

纸上江山·

221

得于象外·

283

附录·

299



学术推荐

范扬的画看上去满幅轻松，但却埋伏了雄强之骨和深厚学养。他对传统雄浑一体的画风显然是体悟颇深的，从宋元绘画到黄宾虹，都是他直接吸收的对象。他的胸臆开敞，喜读群书，研读画史画论及文化论著，养成腹中经纶和思中识度。他也注重生活蒙养，投身于自然怀抱，采集养分、荡涤心灵，这些学养、才情、能力都是构成范扬绘画风格的基础，使他落笔便生墨韵，笔笔相连，连成景致不绝如缕的大千世界。

——范迪安

序

前一段时间，有两件事让我颇受感触。一是中央电视台10套节目播出的一集关于中国远征军的纪录片，以中国远征军后人间的交往和他们对远征军资料收集过程为线索，其讲述让人感动。而收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料的难度亦是可想而知的，其中仅仅因为几幅照片，当事人就要数次远赴美国，与当时援华美军的家属和子女查实求证，搜集的过程实在不容易，因此资料成片委实弥足珍贵。历史的真相往往令后人遥不可及，重述这些鲜活的历史场景更显困难。二是通过朋友买到两本书，《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和《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①，这使我了解到上世纪西方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建立和发展。第一代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第二代布罗代尔，第三代安德烈·比埃尔吉尔与雅克·雷维尔，弗兰索瓦·费雷等，这些年鉴学派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伟大贡献。在该学派长达六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一直倡导通过跨学科合作创立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并追求建立历史心理学之目标，从而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考古学、政治学等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得以打破。同时通过年鉴方法研究，主张分析社会势力与个人感情（吕西安·费弗尔），提倡跨学科的思考方法（马克·布洛赫），主张开放的学术观，通过心理史、新经济史、民间文化史、象征人类学的研究来推动政治史发展（弗兰索瓦·费雷），重建史学研究方法，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通过重新起用、界定“集体表象”这一概念，克服社会史与文化史

之间的隔阂与局限，加强对“心态工具”的研究（罗杰·夏蒂埃），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角度，逐渐形成了年鉴学派研究的核心价值，亦使其成为世纪史学的研究主流。这使我想，面对当下、面对艺术和艺术研究，我们如何借鉴与运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来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个体生命，这是值得思索的一个课题。更重要的是，在当代，我们的记录手段已经变得立体和多元，因为我们可以毫无费力的借助录音、影像、图片等媒体让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更为“全面”、“多样”的保留下来。像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他们那个年代，留给今世的人文资料也是相当稀缺的，尤其影像资料。所以，在注重个体生命、个体艺术价值的前提下，我们以事实为基础，推出《中国艺术家年鉴》系列丛书。丛书主要侧重艺术家个体艺术状态的研究，以同步研究为理念，长时间对艺术家的生活与艺术创作进行多方位的渐进投入式记录。采用语言叙述、文本整理、图片归纳、影像拍摄、学理研究、创作过程跟踪、出版推荐等手段，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内感知艺术家个体生命的鲜活和本真，让艺术家的生命本体绽放光芒。主编这套系列丛书的目的，就是在尊重个体价值的基础上，为我们的时代艺术在将来的历史写作上保留一些最基本的材料和有益的参考。

“年鉴”之于中国历史的叙述方式并非全无根据，编年体就是重要的历史写作方式之一，而《宋史·艺文志》更有《年鉴》一卷（已遗失）。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年鉴”看成是一种编年体，在事物发展的朴素过程中，做朴素的材料整理与记录。

当下，不同文化艺术门类的融通、碰撞显而易见，然而尊重多元化和价值共同体的构建却更应互为依托。因此，在《中国艺术家年鉴》系列丛书的编辑工作中，我们会逐渐邀请一些具有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艺术家的合作，通过不同的艺术语言，在我们共同所处的“大时代”的定义下，以个体经验为蓝本，缔结出最为广义的文化认同。

少言多行应该是我们完成工作最有效的方式。

是为序。

陈子游

2010年12月6日

注释：

①《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

范扬

1955年二月生于香港，祖籍江苏南通。
198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
曾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



我仍然保留着那一份热情

文 / 范扬

我的生日是1955年1月27日。出生在香港铜锣湾圣保罗医院，这家医院现还在，我后来也去大门口照了个相留念。我祖籍是江苏南通，自小我在南通老家外婆家，小学是南通师范第二附小，通师二附，南通市小学第一块牌子，我祖母是校长。高中是通中，王牌学校。通中出两种人，一种是纯抽象思维的、科学研究基础理论类的院士，如数学家杨乐；一种是最具象的画家，如国画家范曾。顺便说一句，范曾是我嫡亲的叔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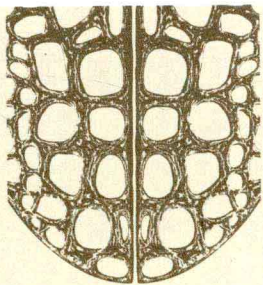
我17岁高中毕业（1972年），进了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学画，学民间工艺，学剪纸，画刺绣画稿，临《八十七神仙卷》，临宋画，练白描，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有点童子功的意思。当时，有吴冠中、黄永玉、范曾、袁运甫、袁运生、高冠华、韩美林等大师到南通，到工艺美术研究所讲学、作画，教授生徒，我获益匪浅。当时，我的学友有林晓、许平、徐艺乙、卜元、冷冰川等，我们一并长成。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1978年2月入学。美术系是老中央大学的底子，吕凤子、徐悲鸿、陈之佛、吕斯百、傅抱石等在此办学，育人无数，大师辈出，学风正派，学术严谨。我读四年本科，画素描、色彩，有徐明华先生教；学书法，有尉天池先生指导；国画讲座有杨建侯先生；西洋美术史是秦宣夫先生讲授。老师都是一流的，学生也肯努力。1982年，我留校做了助教，后来讲师、副教授、教授，1998年任美术系主任，1999年美术系改美术学院，我任院长。2005年调到北京，任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研究室主任。我画中国画，山水、人物兼及花鸟。学师范，这都要会，也都要好。我曾画过一幅《支前》（1984年），大场面，画得不错，中国美术馆收藏。现在二十年过去，画儿也还站得住，不是一风吹的作品。我的山水属于浑厚一路，用水也还滋润。传统上我下过功夫，自认是打进去了。走出来的尝试，是要师造化。前几年，我画了一组《皖南写生》，也能看看。再往下走，我师我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还会一点艺术设计，我设计了三套邮票：《太湖》5枚、小型张1枚（1995年）；《周恩来同志诞生100年》4枚（1998年）；《普陀秀色》6枚（1999年）。这些邮票国家正式发行，说明我大学里艺术设计课程学有所用，素质还算全面。我出了本《范扬画集》，另也编了几本册子，参加过若干画展。我访问过埃及、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韩国、日本，看了许许多多的巨匠名作，因此，知道了自己的渺小，有了许多的感慨。

但是，我仍然保留着那一份初始学画时的热情。我喜欢画画，画画对于我来说，不是事业，是生活。我看我这一辈子，别的也不会了，我只会画画。“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古人说得真好，常读常新。

另外，范扬的“范”是草头范，范扬的“扬”是提手扬，这也是我经常要告诉为我治印的朋友和为我发稿的编辑的注意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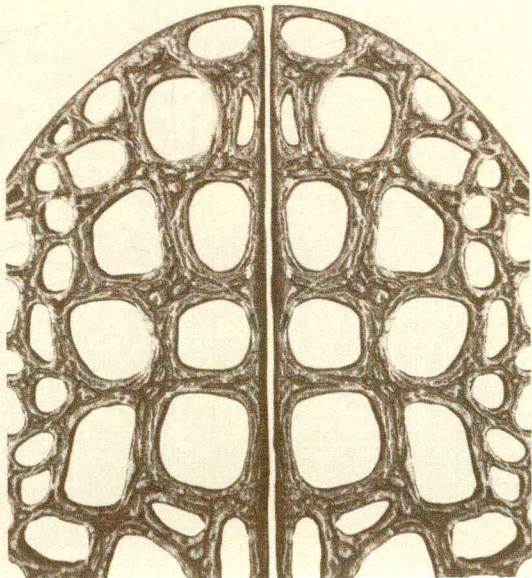


范扬\两京行走

Fan Yang

艺术家的一生，正如董其昌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必修课。其间可以感悟人生，提升智慧，大多沾染艺术的人乐此不疲地去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佛家所言，万事皆是缘，与亲情、与友情、与地域、与环境，都会相关相联。比如城市乡村，比如饮食口味，比如气温衣着，沾上了渐成习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挺有道理。

画家范扬，南北兼顾，几十年来游历诸多，但最重要的还应该算是江苏和北京，近几年开始了他的新征途，两京行走成为他的主要生活状态。（文/子游）



范扬《古都·南京》

古都南京，人文丰厚，在这里是范扬成就事业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收获爱情的城市，多少梦想和憧憬，多少汗水和功夫，这里收存了他青春背影，也播下了卓然成就的种子。面对南京，前辈大师的风采激励了少年壮志，心怀敬畏与勤勉有加成为相约北京的动力。（文/范扬）

《首都·北京》

首都北京，开放，包容，新鲜，深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范扬入京五年，收获卓越，南北师法，取其优长，在勾勒中取得乐趣，于教学里参悟心声，一笔一画自如流畅，气势如弘，从容领略。或许，这里是他的福地。（文/范扬）

《画佛》

《心经》有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经典，对于普通人而言，恐怕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什么是生，什么是死，谁也不敢说自己就弄明白了，现实的关照诸多是因眼前发生做其判断，相信这是真的，没见到的，很难做出一个判断。

画画讲究虚实相生，才能气韵生动，生动是目的，懂得生动就靠天质靠修为，有修为才有可能有品格，有格才有生命力。可谓层层相扣，层层鲜活，与此相关，莫不是与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息息相关，懂与不懂相差千里，这里的玄机，一个字『缘』。（文/范扬）



画画对我来说是一种常态

文 / 选自《画风》丛书

治艺之路

编者（以下简称“编”）：你出生在香港，祖籍南通，一个是世界移民大都会，一个是历史文化名城，这两个城市对你的人生、艺术有怎样的影响？

范扬（以下简称“范”）：我在香港出生，一岁多就回内地了。据我外婆回忆，我刚回来的时候说着一口广东话。南通的冬天非常冷，我最常说的一句就是：“好冻啊！好冻啊！”这句话后来成为我的经典名言，可见我从小就懂得世间的冷暖。（笑）出生于香港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文革”，那时我父母在香港，我在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读书，我的祖母任校长，她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教育家，但在当时她被人指控参加“蓝衣社”，打成老牌特务，经常被拎出来批判。批判的时候，红卫兵总是不忘加一句：她的儿子还在香港！当时我很困惑，我父亲在香港只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这有什么错呢？是“文革”让我觉得人心险恶，也在我的童年里留下阴影，所以说生在香港对我影响至深。关于我在香港的记忆只停留在父亲当年为我拍的照片上，照片里的我穿戴洋气，所以我说我有一个很洋气的童年。

编：你父亲在香港做什么？

范：银行职员。那时他的舅舅是香港的银行家，我父亲是跟着他的舅舅做事。我父亲擅长写诗，会画一点山水画。关于这点我母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段子，她说她小时候看她的父亲（即我的外公）拿着毛笔点啊点，画些山水去卖钱；而如今她又看见她儿子也整天拿着毛笔点啊点，也说是画些山水去卖钱。（笑）

这很有意思，这就是文人系统的家学传承，这种传承在我母亲的话里很直观、很精彩地体现出来了。南通是一个文人荟萃的地方，而我们家在南通是世家，祖上明末时在南京做官，退休后迁到南通，到我这辈已是第十四代。南通剑山上有一块董其昌题字的碑，其中有这样的碑文：应南通范某某之邀写此碑。其中提到的范某即是我的祖辈，所以南通对我的影响，谓大矣。我毕业的南通中学是个很厉害的地方，我总结过，南通中学出两种人：一种是画家，赵无极、范曾、袁运甫、袁运生都是南通中学出来的；还有一种是科学家，中科院的很多院士都出自那里，例如杨乐等等。最初

办学的那批人，包括我的祖辈，都是旧式文人，这类人都是重理念、重思维的，所以培养出来的都是中科院院士，很少有工程院的。可以说南通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编：地域对人的价值观与人格影响比较重要，可以与你今后的人生选择与思考连接起来。

范：对。南通是个奇特的地方，历史上曾有一批蒙古军队驻扎在那里，后来渐渐同化，我的母亲就是蒙古族人。我现在画画很文气，但也有很野的一面，有纵横天下的意味，这就是血脉在起作用。我在南通中学毕业后没有下乡，毕业生大多进了工厂，我自己选择的地方是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文革”末期有很多名家前去讲学，有庞薰琹、黄永玉、吴冠中、范曾、袁运甫、袁运生、韩美林等。那时候韩美林在那里一住就是几十天，与我们一起吃西瓜、讲故事，那时候称他为老师，现在他已经成大师了。当时这些画家教学都很认真，吴冠中把画一张张拿给我们看，可以说是悉心指导，等于现在的研究生课程，可现在的研究生这样的机会却很少了。

编：在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总会不断地追溯自己的根脉，这包括文化传承和血统渊源，据说你是范仲淹的后代，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

范：我的高祖范当世的父亲，是桐城派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办吴汝纶撰，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用小楷亲笔书写其墓志铭，第一句就是“南通范氏有宋乃文正公之后也”，碑拓现在还在我手上。有次我在山东济南大明湖游览，历下亭里正巧有卖百家姓的，翻到范姓家谱即有范仲淹，清末有范当世，那就是我高祖（即祖父的祖父）的名字，可见这并不是道听途说来的。

编：你找到了自己的文脉所在，是否会坚定你继承祖辈文化的信念？

范：可能是有一点文脉传承的。我举个例子，我们家的人对文学艺术的领悟非常快。从小到大，我都认为自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画家，差不多从学画的第一天起就确定了这个理想，有人笑我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这并不可笑，人到这个年岁还不失赤子之心，还有理想，这是可贵的。有位大学同学跟我讲：我认为你在大学里很有才，但大家都有才华，近年发现你愈发厉害，这原来是血脉



起了作用。一方面,可能因为我对目标的肯定造就了我的自信、自强;另一方面,或许真的就是血脉遗传的作用。

编:谈谈你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情况?

范:我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时的工作是画剪纸、刺绣稿子,刺绣稿的内容主要是古画,如《虢国夫人游春图》、《八十七神仙卷》等等。

编:怪不得你的人物画画得这样出色。

范:那时其他孩子都在画什么呢?他们都在画毛主席像、工农兵像,而我却在画《八十七神仙卷》,这好比龟兔赛跑,跑得虽不快,但比别人早跑了二十多年,所以就算只笨鸟也比别人飞得快了,况且我也不那么笨。(笑)所以我从骨子里便归属于文人系统,年轻时的积淀、家族的渊源、学习的契机等,都是上天给予我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编:我觉得这个得天独厚太重要了,因为你在这里找到了文化认同、精神认同。你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经历非常重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长期学习和实践。齐白石早年当木匠时做木刻,这些实践都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范:很多人说齐白石是文人画之最,我认为并不是这样。我笑称他的篆刻是木匠刀法,画是粗枝大叶,但粗枝大叶不等于不好,可能是暗合了文人画的禅意,由于他是劳动人民出身,他的画里面融入了民间艺术的新鲜、活泼。我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那五六年,体会最深的就是得到了民间艺术的新鲜、活泼。所以我的用笔并不是死的,是从精神上的活泼转化为样式上的活泼,古人常用这样的词“活泼泼地”,毛主席也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也等于中国画论中的“气韵生动”。外国人经常画死鱼、死虾、死野鸡,而我们中国人就从来不画,就连烹



(前排) 左起: 小姑范济 祖父范子愚 小叔范曾 祖母缪镜心
(后排) 左起: 伯父范恒 父亲范临 母亲镇以和 大姑范泰 1950年